[摘要]广州市轨道交通三号线梅花园站为3层岛式地下站,采用地下连续墙内支撑。该车站周边场地狭窄、管线密集、基 坑所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。对地下连续墙侧向变形、支撑轴力、基坑外地下水位、土体深层位移和地面沉降等进行监测, 并对监测得到的变形规律进行分析。监测结果表明: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最大值较大,变形值受土体性质、天气(主要为降 水)、开挖、加撑等影响显著,且地面超载对地面沉降影响不容忽视。

[关键词]地铁;深基坑;地下连续墙;侧向变形;土体深层位移;地面沉降

深基坑监测技术已在许多工程[1-4]中得到应用,并证实它能很好地指导工程施工。本文通过对广州地铁某地下连续 墙内支撑深基坑工程的变形监测分析,得出一些有益结论,为以后类似工程提供经验与借鉴。

1 工程概况

广州市轨道交通三号线梅花园站为 3 层岛式地下站,全长 133m,标准段宽 19.0m,端头加宽段 23.8m,开挖深度约 23~25.5m,安全等级为一级;地下水位埋深 2.70~6.20m,年变化幅度 2.50~3.20m;采用 800mm 厚地下连续墙加内支撑的 支护方式,进入基坑底面花岗岩残积土层及全风化层不小于 7.0m,强风化层不小于 6.0m。基坑采用明挖法施工,其主要施 工工况如图 1 所示。基坑涉及到的土层主要物理力学参数如表 1 所示。



Fig. 1 Foundation excavation support



Fig. 2 Foundation excavation plan and monitoring points

2 监测复杂性分析

本工程深基坑西面紧邻交通繁忙的广州大道,东面为怡新花园住宅小区,南北均为居民住宅楼;周边场地极为狭窄,管 线极为密集,主要管线包括:埋深 1.35m 的 Ф400mm 给水铸铁管,埋深 0.69m 的 5 条电力铜管,埋深 2.54m 的 Φ1 000mm 排水混凝土管,埋深 2.9m 的 Φ400mm 排水混凝土管,埋深 1.44m 的

800mm 给水钢管,及电信光纤等;路面高差起伏较大,最大高差达4.80m;该基坑地貌形态为山间冲洪积洼地,并由表1可见,基坑处地质条件极为复杂,车站主体穿越混合花岗岩类残积土与全强风化岩,此类土、岩均有遇水软化、崩解的特性 [5-7],导致岩石强度降低,影响地基土的均匀性和基坑稳定性。

	Table 1 P	hysical and mee	hanical paramete				
土层	天然密度/ (g ^r cm ³)	天然 含水量/%	直接快剪		固结快剪		土(岩石
			粘聚力/kPa	内摩擦角/*	粘聚力/kPa	内摩擦角/*	·高丽东敦 特征值/1
①人工填土	1.80	-	20.0	15.0	25.0	20.0	<
③:冲洪积相粉砂、相砂	1.80	-	_	28.0	-	-	
③ 冲洪积相中砂、粗砂	1.85	-	_	30.0	-	_	
④ 冲洪积相粉质粘土、粘土	1.84	34.9	18.8	11.4	19.2	14.9	
④ 河湖相淤泥质土	1.44	50.1	6.8	6.5	12.0	10.0	
④ 坡积相粉质粘土、粘土	1.93	21.2	20.0	22.8	24.0	22.0	
③1花岗岩类残积相可塑状砂质粘性土	1.90	26.6	20.0	23.6	21.0	21.3	
③.」花岗岩类残积相硬塑状砂质粘性土	1.90	26.7	22.7	23.9	23.1	22.9	
⑧z 混合花岗岩全风化带	1.94	23.3	23.3	21.2	24.1	23.4	
⑦2 混合花岗岩强风化带	1.96	19.9	32.0	23.0	50.0	30.0	
@ 混合花岗岩中风化带	2.74	_	800.0	35.0	-	_	5
④z 混合花岗岩微风化带	2 77	0.7	8 000 0	40.0	-	-	12

表1 土层物理力学参数

3 监测方案

基坑平面及监测点布置如图 2 所示。根据《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》JGJ120-99 的要求,监测方案如下。

1)地下连续墙变形 测斜孔间距 15~20m,测点间距 0.5m;变形限值为 0.10%H 和 30mm 中较小值;监测频率为开挖 前测 2 次(初度数),土方开挖过程 1 次/d,底板浇筑前 1 次/7d,浇筑后 1 次/15d。

2) 土体侧向变形 2~4 个孔,同一测点间距 0.5m;变形限值为 0.10%H 和 30mm 中较小值;监测频率为土方开挖过程 1 次/3d,主体施工 1 次/7d。

3)支撑轴力测点位于轴力较大处;变形不超过其设计值;监测频率为锁定后第1个月内1次/7d,以后1次/14d。
4)地下水位 3~5个孔;监测频率为开挖过程1次/3d,主体施工1次/7d。



5)建(构)筑物沉降、倾斜 孔间距 15~20m.;变形限值为沉降 8mm 或倾斜 4/1 000;监测频率为开挖过程 1 次/3d,主体施工 1 次/7d。

6)地面沉降 孔间距 15~20m;变形限值为 0.10%H;监测频率为围护结构施工 1 次/d,土方开挖过程 2 次/d。
7)地下管线的位移及沉降 测点间距 5~10m;监测频率为围护结构施工 1 次/d,土方开挖过程 2 次/d。

4 监测结果分析

4.1 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分析

图 3 为 J3、J5 孔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随深度变化曲线,从图 3 可以看出,由于土方开挖、基坑降水等改变了基坑内外 原有的应力平衡,使应力发生重分布,从而使墙体产生变形达到新的平衡稳定状态。



图 3 墙体水平位移曲线示意



1)土体开挖后,地下连续墙逐渐倾斜,并向坑内凸出,呈现出两头小,中间大的"鼓肚子"特点,且随开挖深度加深变形加 大,最大变形点逐渐向下移动;开挖到坑底后,变形趋势减缓;地下连续墙的水平位移分布具有明显的三维空间效应,即基坑 边角处围护结构的水平位移较小,随后逐步增大,至基坑中部达到最大值,由此说明基坑边角附近的空间作用较强,而中部 较弱。

2)基坑靠近道路的西侧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大于基坑东侧水平位移。主要原因:①基坑西侧存在较大的车辆动荷载, 在反复的动荷载作用下,基坑侧向位移量加大,而与之相对应的东侧离交通要道较远,对地下连续墙的影响要小得多。②基 坑西侧存在污水管和雨水管,检查发现它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水情况。随着漏水逐渐向基坑方向运动,基坑边界土体含 水量逐渐增大,孔隙水压力也随之迅速增大,最终导致该处地下连续墙侧向位移偏大。相似结论见文献[8]。③基坑西侧的 钢支撑、脚手架、钢筋、轮式起重机等施工荷载相 当于增加了西侧土体的主动土压力,导致该侧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偏 大。

3)地下连续墙侧向变形速率受土性、天气状况影响较大。以J5 孔为例,在9月27日~10月10日第3层土开挖期间,10月1日~10月4日连续遭暴雨袭击,使得基坑普遍积水,而地下连续墙的水平位移也从9月27日的18.36mm开始迅速 增加,到10月6日已达到84.32mm,鉴于变形速率已达6.6mm/d,立刻停止土方开挖,加强监测,并及时加上支撑,变形速率 在10月8日后已基本放缓。9月27日至10月10日的位移总量达75.31mm,占总变形的58.65%,地下连续墙侧向变形 速率达5.38mm/d。原因是:该处土层主要由混合花岗岩残积土、混合花岗岩全风化带及混合花岗岩强风化带组成。连续 暴雨使土层出现软化和崩解,承受荷载能力随之下降,并最终因地下连续墙受到的被动土压力减小而导致侧向变形速率偏 大。直到天气转晴,土体不再泌水,并通过加撑等有效施工手段,地下连续墙的侧向变形速率才逐渐变小。



4)地下连续墙侧向变形速率受开挖土层部位、超挖施工、加撑时机影响显著。以 J3 孔为例,施工工况:9 月 1、3、4、 9、13 日分别加第 2~6 道支撑,9 月 24 日垫层完成,10 月 4 日底板完成。不同土层开挖时,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变化速率 不同。联系图 3 及施工工况,可得测点 J3 在开挖 1~6 层时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变化速率分别为 3.15、8.11、5.32、1.66、 2.62、2.54mm/d。

造成差异的原因:①各土层的土性不同;②开挖各层土持续时间不同;③未及时加内支撑的影响,如开挖第1层和第2 层土时,因未及时加撑导致变化速率偏大。

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增加速率受超挖施工影响严重。据现场施工情况,2008年8月27日已挖至第2道支撑位置,8~29日已至第3道支撑深度,但到2008年9月1日才加上第2道支撑,相当于超挖了近一层土,这对地下连续墙侧向变形的影响在图3中得到了明显体现。从2008年8月18日开挖至9月1日,变形已达59.60mm,占总变形的53.31%,平均每天达到4.6mm,特别是29、30日达到了7.55mm/d,是33测点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增加最快的阶段。

内支撑对抑制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变化速率效果显著。第2道支撑完工后,变形速率马上从7.55mm/d降到 5.99mm/d,相差接近1.6mm/d;第3道支撑完工后,地下连续墙变形速率更是减小到2.07mm/d。

5)基坑土方开挖结束后,地下连续墙侧向变形仍有所增加。9月17日土方开挖结束至10月4日底板完工,地下连续 墙水平位移增加了8.04mm,占总变形的7.19%。这就要求充分利用时空效应理论,在土体开挖结束后迅速施工垫层以及 底板,减少暴露时间,换撑时先架设新支撑再拆除旧支撑,支撑拆除后能迅速施工边墙,利于围护结构和周围建筑物变形控 制。

4.2 土体侧向变形

土体测斜孔 C4 刚好位于地下连续墙测斜孔 J19 的正后方,所以两者很有可比性(见图 4)。

1)虽然两者位置较接近,但数值上相差很多,曲线形状也存在很大差异,图 4a 中对应 9 月 17 日位移已达 77.29mm,而 图 4b 对应 9 月 17 日位移只有 45.98mm。导致差异的原因如下:基坑开挖过程中,其周围土体的变形情况比较复杂,除了 占主导地位的朝坑内水平位移外,还包括竖向位移以及一定程度的侧向挤压和扭转。在这种复合变形作用下,埋设于基坑 边缘土体中的测斜管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形扭转,严重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。而地下连续墙的刚度远大于其周围土体的刚 度,所以基坑开挖过程中,在周围土压力作用下,它一般表现为朝坑内位移,埋设于其中的测斜管能很好地与地下连续墙的 位移相协调,故其变形扭转很小。文献[9]指出,埋设于支护结构中测斜管的监测结果更能真实、直接地反映基坑的水平位 移。

2)两者变化趋势及变形速率接近。如变形速率最快的 8 月 27 日至 9 月 6 日,图 4a 变化了 37.66mm,而图 4b 变化了 31.89mm,变形速率都接近于 4mm/d。

4.3 地面沉降和建筑物沉降观测结果分析



本基坑主要有内围和外围沉降观测,内围观测指基坑周边(距地下连续墙 2~3m)地面沉降观测,主要由 22 个测点组成 (见图 2);外围观测指基坑周边建筑物、路面、管线沉降观测,主要由 86 个测点组成,主要分布在恰新花园及广州大道西侧 的梅园新村。各观测点累计沉降曲线如图 5 所示。由图 5 可得出坑周地面沉降规律如下。

1)沉降随基坑开挖而增大;土方开挖停止不代表地面沉降结束;如测点 D19 在 9 月 17 日已到达基底,从图 5c 可得出此时坑周沉降并未结束。

2)超载大的一侧沉降量较大。以 10 月 1 日监测数据为例,D3 对应西侧地面沉降达 85.68mm,而 D19 对应东侧地面沉降只有 28.08mm,即西侧地面沉降明显大于与之对应的东侧地面沉降。

3)地面或建筑物沉降与地下连续墙侧向变形相比有明显的滞后性。以 J5 和 D5 为例,J5 的地下连续墙侧向变形速率 从 9 月 27 日就开始加快,到 10 月 6 日 10d 时间已变化了 65.96mm,占总变形的 51.37%,变化速率达 6.6mm/d,而对应的 D5地面沉降变化速率从1月5日才开始增加,从10月5日的43.08mm到10月日的64.94mm,再到10月12日的83.44mm, 变化速率也逐渐加快。原因主要包括:①土体蠕变需要时间;②地表所产生的沉降与土体主固结有关[10]。

4)同一建筑物差异沉降很小。如同一房屋测点 V38、V39,在 10 月 5 日,V39 累计沉降为 18.35mm,V3 累计沉降为 15.95mm,相差不到 3mm,如果考虑到误差,两者的沉降几乎相等,沉降曲线也几乎重合在一起。究其原因主要是该房屋为 新建的桩基础混凝土框架结构,保证了整体性。



5 结语

纵观监测结果,本基坑地下连续墙最大水平位移达 128.40mm(J5),最大累计沉降达 177.75 mm(D4),都已大大超过警戒值,但通过在施工期间及时提交监测结果和数据的规律性分析,预测及评估下一阶段施工安全,为施工单位采取措施提供依据。在整个基坑施工期间,各类管线未发生一起事故,运营情况始终良好,周边房屋虽出现一些裂缝,但也与其房屋结构严重老化、基础形式简单有密切关系,且未影响到正常使用,总体实现了基坑施工安全。主要结论如下。

1)基坑开挖过程中,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随开挖深度加深,变形加大,最大变形点逐渐下移,且分布具有明显的三维空间效应;基坑土方开挖结束并不意味着地下连续墙变形结束;地下连续墙的变形速率受超挖、加撑时机、土体性质、天气及开挖部位影响显著。

2) 土体测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坑周围土体的综合变形情况;土体测斜结果与地下连续墙测斜结果具有相关性,但 连续墙测斜结果能较真实地反映基坑壁的水平位移情况,可作为基坑稳定性判别的依据。



3)地面超载对地面沉降影响明显;地面沉降相对地下连续墙位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,地面沉降主要由土体的主固结和 蠕变引起。

4)复杂周边环境对深基坑支护体系变形影响明显,设计、施工、监测等环节均应充分重视;在环境复杂条件下进行超 深基坑施工,采取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,建立完善的信息化施工监控体系至关重要。

参考文献:

[1]熊孝波,孙钧,徐伟,等.润扬大桥南汊北锚碇深基坑开挖工程实践[J].岩土工程学报,2003,(3):157-162.Xiong Xiaobo, Sun Jun, Xu Wei, et al. Case study on excavation of deep foundation pit for the north concrete anchor of south branch of Runyang Bridge [J]. Chinese Jou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2003, (3):157-162.(in Chinese)

[2]安关峰,宋二祥.广州地铁琶州塔站工程基坑监测分析[]].岩土工程学报,2005,(3):333-337.

An Guanfeng, Song Erxiang. The analysis of excavation monitoring for the Pazhouta subway station in Guangzhou [J]. Chinese Jou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05, (3):333-337 (in Chinese)

[3] 况龙川.深基坑施工对地铁隧道的影响[J].岩土工程学报,2000,(5):284-288. Kuang Longchuan. Influence of construction of deep foundation pit on tunnels of metro [J]. Chinese Jou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00, (5):284-288. (in Chinese)

[4]屠毓敏,阮长青,赵向前,等.温州大剧院深基坑支护技术[J].岩土工程学报,2006,(1):59-62.

Tu Yumin, Ruan Changqing, Zhao Xiangqian, et al. Protecting technique for deep excavation of Wenzhou Grand Theater [J].Chinese Jou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06, (1):59-62 (in Chinese)

[5]刘明俊,李明雨.深圳花岗岩残积土的物理力学特性[J].工程勘察, 1985, (4): 24-26.

Liu Mingjun, Li Mingyu.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ranite residual soil in Shenzhen [J].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&Surveying,1985, (4): 24-26 (in Chinese)

[6]黄欢.广东番禺市花岗岩残积土的工程地质特征及其应用[J].水文地质工程地质, 2000,(3).

HuangHuan. Engineeringgeological properties of granite eluviu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anyu city, Guangdong [J]. Hydrogeology & Engineering Geology, 2000,(3). (in Chinese)

[7]黄文熙.土的工程性质[M].北京:水利电力出版社,1983. Huang Wenxi. Engineering properties of soil [M]. Beijing: ChinaWater Power Press,1983 (in Chinese)

[8]孙强,李厚恩,秦四清,等.地下水引起的基坑破坏分析[J].岩土工程学报,2006,28(增刊):1428-1432.

Sun Qiang, Li Houen, Qin Siqing, et al. Analysis of foundation pitcollapse caused by groundwater[J]. Chinese Jou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06,28(S):1428-1432 (in Chinese)

[9] 刘利民,张建新.深基坑开挖监测时测斜管不同埋设位置量测结果的比较[J].勘察科学技术, 1995,(6).

Liu Limin, Zhang Jianxin. Comparison of the measuring result for different setting position of the inclinometer tube for the monitoring of deep foundation pit excavation [J]. Site Investig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1995, (6). (in Chinese)

[10]汪中卫,刘国彬,王旭东,等.复杂环境下地铁深基坑变形行为的实测研究[J].岩土工程学报, 2006,(10).

Wang Zhongwei, Liu Guobin, Wang Xudong, et al. Study on thedeformation of a deep metro excavation under complex environment[J].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, 2006,(10). (inChinese)